

“选”:立场与价值观

——从《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谈起

□梁鸿鹰

这是一部我们很久未读到的百科全书式的散文读本,这是一部我愿意永久珍藏并与孩子和朋友们分享的厚重之书。朴素的封面、大方的装帧、认真的编排,使她格外端庄素雅,不要花哨的腰封,不要张扬的封面,但极具深意的题目让人深受触动,是啊,《与史同在》,何等刚健,何等率真!选本由柯岩老师和胡笳主编,华夏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她没有大家点评、捧场的封底,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分量——136万字,上下两卷,200多篇美文,近1300页,不说所收文章写作时间跨度60余年,囊括百十来位优秀作家精心之作,单说这个选本涉及的领域之宽广、思想容量之大、内涵之深,就足以让人惊异、沉思。

与史同在,我想首先是洋溢着与民族历史、国家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炽烈感情。全书所收不少作品真诚记录了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人民的幸福,无数先烈付出的奋斗与牺牲,深情回顾了共和国来之不易的历程。比如有不少作品写到战场上的考验,写到对许多年轻的生命来说,他们所过早经受了的伤害,写到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过早地付出了盛开的生命的悲壮,比如我们读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段落:“汹涌的波涛,拍击着帆船的左右两舷,哗啦哗啦地震响着,却掩不住背后的几个小伙伴悄悄说话的声音。他们悲哀地叹息着,刚才向芦苇丛扫射的敌机,打死了一个我很熟悉的战友。就在那天出发前的黎明时分,他还很兴奋地向我诉说,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得上大学里去读书,好学到浑身的本领,建设民主、

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他怀着凌云般的气概,要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他已经长眠在这芦苇丛里,无法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了。”(林非:《渡过长江去》)而正是他们的付出,使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成为可能。而从作家马识途、吕雷对歌乐山烈士的缅怀、歌颂,以及魏巍、宋之的、顾南等的多篇作品,人们看到了作家所倾心表达的对红军、对“最可爱的人”和革命前辈的赞美。在所有这些文字中,不仅有对英雄的塑造,对领袖的歌颂,更是记录了信仰对理想的支撑,激情对目标的执著,记录了革命步伐对使命的追随,使人看到牺牲、奉献、热情的巨大精神价值,所有这些文字无不使人感动,给人以奋进的力量和激情。

收在集子里的一篇篇美文,同样也处处流淌着与新中国由弱到强、由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命运同在的昂扬旋律。这些散文无论是出自茅盾、老舍、艾青等声誉卓著的文学大家,还是出自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等普通士兵,无论是出自美国友人李克夫妻,还是出自香港同胞梁秉钧,有一个最鲜明的主题,就是真实反映祖国强大、繁荣的历程,在这些情意深挚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一个国家由积贫积弱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由衷自豪。翻开厚厚的书页,人们看到作家们所记录的新中国一个个建设的奇迹,感受到成功实验氢弹原子弹、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修建红旗渠、贯通成昆铁路、飞架武汉长江大桥等壮举,看到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抗击冰雪、抗震救灾

灾、举办奥运的众志成城,而在对所有的辉煌给予深情的赞美之后,这些作品对祖国富强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足令人感动。

收入选本的不少作品,更体现了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情愫,反映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观察祖国与个人、群体与整体的关系的胸襟。不少作家揭示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背景之下,祖国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非凡的,正如韩少功的《笛鸣香港》所言:“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在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就算是挑战极限、征服自然的胜利,在不少中国人那里也更愿意把它归结为国家的荣光,比如《中国人登顶珠峰的九大感人瞬间》有这样一段话:“50年的登山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挑战命运、永不服输、自信自励、国力渐强的当代中国史。”精神追求与祖国同在,与时代同在,才能最终取得每一项事业的成功,弘扬这种精神和信念,在目前这样一个充斥着多元多样的时代,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选”就是立场、就是价值观,选择意味着选家与所选作品的情感认可与世界观认同,意味着选家对所选作品风范与品位的赞赏。《与史同在》的难得之处,就在于选家对所选作品有着鲜明的尺度、不二的标准,这便是一切以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为最终尺度,一切以对时代、对历史负责为最高标准,编选者严谨缜密地看待自己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由于本着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经过了相当艰苦的辛劳,因此就为走过了60余年风雨历程的共和国提供了一部形象的信史,为当代中国的人们提供了一部品位高洁、内涵醇厚的生动教材,这让每个读到的人无不深受教益和启迪。

案头堆放着王必胜近年来出版的两部散文随笔,一曰《东鳞西爪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曰《雪泥鸿爪》(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书中的文章,或细读一过,或回味再三,均已不再陌生,只是掩卷之后,仍觉余兴绵绵,意犹未尽,还想来日有暇,再续前缘。而之所以如此,并非单单因为这两部文集里的作家,凭借真诚、质朴而又从容、平实的讲述,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世界,让我感到了朋友之间对坐神聊,海阔天空的惬意,以至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作家生命与才思的表达,它们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似乎触及到了文章写作中某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同时又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从而让我们不由得沉下心来,去认真探究其中的奥妙和道理。

翻开《东鳞西爪集》和《雪泥鸿爪》,一种最突出也最强烈的感觉,或许可以用一个“杂”字来形容和概括。这里所说的“杂”,一是指内容,二是指文体。就内容而言,这两部集子或写人物,或说经历,或记行旅,或描景致,或抒情怀,或谈见解,或叙闲情,或绘浮世,或言文坛,或品书画,端的是五光十色,异象纷纭。依文体而论,书中的篇章有的是纯正的散文,有的是典型的随笔,有的近乎评论,有的是疑似杂文,有的标明日月,有的自谓序跋,有的是散文叙事穿插着书信往来,有的是文学表达引入了新闻元素,委实算得上诸体皆备,光怪陆离。“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读王必胜的作品,我竟联想到这两句诗。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作家抑或作品,以“杂”见长,并非坏事;而批评家殆以其“杂”字亦非贬义。事实上,现代作家以“杂”著称或自命者屡见不鲜。俞平伯有《杂拌儿》一再行世,钱锺书有《七缀集》饮誉文苑,即使经典如鲁迅,也从不讳言自己是“杂感家”,写的是“杂文”。此种情况,乍一看来,仿佛是作家的意趣与风格使然,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它最终连接着文学的内质和文章的真谛。即:一方面,“杂”意味着嫁接,意味着融合,意味着营养上的兼收并蓄和精神上的取精用弘——这是艺术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杂”包含了恣肆,包含了自由,包含了观念上的不落窠臼和艺术上的无拘无束——这是作家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而王必胜集子之“杂”,恰恰又一次佐证了这两点。

你看,在前一维度上,作家时而以随笔的体式作文学批评,如《新时期散文三十年》《打量南北,杂说京沪》;时而以杂文的笔法谈文化问题,如《文事杂刺》《当前中国文化热点》;时而以书信作媒介为作家剪影,如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读写他们》;时而在文学与新闻的交叉点加以拓展,以广见闻,如《沙家浜一日》《大众啊,大众》。一言以蔽之,作家以从内容到形式的跨越与打通,有效地丰富了作品的承载力和表现力。而在后一维度上,作家的表现同样充分而出彩,你看他的文心与笔致,既善于主体挥洒,又注重客观描摹;既关心苍生社稷,又不弃世俗烟尘;既点题文化现象,又透视社会景观;既留墨于国内,又撷英于域外;既秉持清晰的理性,又拥有灵动的感性,全然是一派信马由缰,物与神游,从而把一种人生的自在之气与艺术的逍遥之美,呈现在读者面前。

王必胜的这两本散文集具有“杂”的特征和个性,但却不是为“杂”而“杂”,而是坚持意在笔先,因生文生。也就是说,作家是从有深度的精神思考出发,然后展开自由不羁、随物赋形的语言挥洒,努力让思考成为文字的血脉与骨骼。譬如,在《好梦中的隐忧》《有效批评何处寻》《浮躁的作家,沉寂的文学》等看似随意的议论文里,你会看到作家面对商潮和物欲侵蚀文学的深深忧虑,以及对于抵制和改善这一切的用心求索。在《小城大话》《邂逅美国大选》《莫斯科墓园》等信笔而成的域外游记里,你会发现作家旨在不动声色地鉴别和沟通多种文化与文明,以求从中获得启示或借鉴。而《读写他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如何》《为了心中的神圣》《思想与道德的力量》,以及配合选编散文年选而写下谈散文的系列短论,尽管林林总总,包容甚多,但始终有作家立足于文学的人文关怀贯穿其间,发散其内。所有这些,都使得作家的书中世界,“杂”而不碎,“杂”而不轻,别有一种形散神聚、匠时济世的力量。

王必胜的《东鳞西爪集》和《雪泥鸿爪》是“杂”的,但我们读起来,却感觉“杂”而不芜,“杂”而不枯,相反倒是“杂”中有坚守,“杂”中有深味。究其原因,则在于作家将一种诚挚而温馨的情愫注入了字里行间,使其拥有了另一种动人的“底色”或“底韵”。请看《朋友许中田》。该文写的是省部级干部许中田,但作家所取的是“朋友”的视角,用的是第二人称,于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爱戴与敬重,连同一个个源于日常交往的、平视的印象或镜头,整合成“平民”且亲民社长的真切形象,让人不禁怦然心动。《老田》为著名散文家袁鹰(袁鹰的本名是田钟洛)传神写照。通篇文字是基于交往的平实讲述,是恪守闻见的细致勾勒,是远离夸饰的娓娓道来,它们与作家积淀已久的殷殷之情相汇相融,相辅相成,便成就了饱满鲜活的人物绘像。还有《怀念丁一凤先生》《感念珞珈》《生命与故乡》等,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好文章,经得起人们再三阅读。当然,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充分和得力的,恐怕还是近7万言的长篇随笔《读写他们》。此文围绕《小说名家散文百题》一书的选编启笔,采用连接互文、穿越时空的手法,写了作家眼中和心中的汪曾祺、叶楠、铁凝、韩少功、方方、池莉、蒋子龙、陈建功、梁晓声、李存葆、刘恒、邓刚、刘震云、刘兆林等近20位实力派作家。其成功之处自有很多方面,但核心的一点,窃以为还是一个“情”字,即作家以自己的真感情写出了朋友的真性情,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情感的安然滋润”的境界。难怪硬汉子蒋子龙读罢该文,也禁不住以“为文坛存佳话,为文学存温暖”嘉许之,喝彩之。

王必胜的作品还有一种明显的优点,这就是:在那些斑驳多样、不拘一格的作品里,总有一种来自先天所赋而非常刻意营造的余裕和幽默感在流转,在发散。关于这点,无论是《球迷W》《同情弱者,向往激情》《学车》《牌局》一类的性情文字,还是《病后日记》《五十断想》一类的沉吟之作,乃至像《读写他们》这样的跨文体篇章,均有适度而出色的表现。透过这样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作家淡然顺生的性情,也领略了人类乐观旷达的智慧,而它带给作品的则是一种审美品格与叙事风度,即:“杂”而不塞,“杂”而不滞。

王必胜的两部作品集以《雪泥鸿爪》或“东鳞西爪”命名,其意象自然来自东坡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表达的意思则是作家自喻笔下为零思断想、不成系统的谦虚。其实,无论东坡的诗句,抑或必胜的书名,我们都可以做另外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真自在和精神的大自由。倘若这样的理解并不荒谬,我情愿将东坡先生的诗略加修改和引申,以为本文点题:文章从来无定法,鸿飞何须计东西。

——读王必胜散文集
□古耜

杨雪诗歌:善美的情致

□石英

报告文学作家一合不仅擅长写报告文学,小说写得也颇有影响,并开创了“反腐文学”的脸谱系列,将其写得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一个个反腐斗士的脸谱形象跃然纸上。他的近作《黑白奇局——脸谱系列之〈白脸〉》(作家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更是一部力透纸背的反腐题材的力作,较之其他反腐作品更显得独辟蹊径,别开生面。

首先,《黑白奇局》的反腐斗争并没有纠缠于大案要案上,更没有表现在钱权交换、权色兑换的惯常模式上,而是深刻地揭示了官场中的政治较量,凸显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良心与权力的角逐。当官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营造权力集群;这是该书所要解答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一些官员,尤其是充满权力欲望的官员并不都是贪色贪财,以致失陷于钱堆和美人窝中而身陷囹圄。为了爬到更高的位置,他们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拒绝贪婪,而以清官和实干家的脸谱出现,以使自己爬到更高的位置和得到更大的权力。书中的省委副书记夏志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有很强的权力欲望和统治意识,善于玩弄权术和驯服下属,构置自己的权力堡垒。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提拔重用”,对自己不“顺当服从的人”就“势不两立,严厉打击”。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野心家”,所以他借“反腐”之名将不听自己调遣的“廉洁清正、刚直不阿”且卓有成就的滨海市委书记楚天雄隔离审查,表现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嘴脸。为了应付中央派来的荣部长的检查,他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使尽权术,甚至不惜牺牲亲情、友情,可谓机关算尽。但此书书写反腐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政治舞台上不断演绎着的膨胀的雄心与野心诸般混杂的博弈淋漓酣畅地尽现出来”,“将官员间的舞文弄墨、明争暗斗、群情利害统统暴晒于灼灼烈日之下,使读者借此窥见奇谲多诡的政治角逐”,认识复杂多变的官场险恶。可以说,此书既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反腐力作,也是一部新官场现形记。

其次,《黑白奇局》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反腐败官员——省检察长沈青的“白脸”形象。沈青与惯常的检察官的刚正不阿的“黑脸”和忠勇正直的“红脸”不同,而是一张淡定沉稳的“白脸”。他是一个“清白而有智慧”的“白面书生”,无论遇见什么人和事,都大度从容,不温不火,讲究策略,妥善处理,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如“面对违法犯罪分子和惩治对象,依法办事,绝没有主观恶意,而是与人为善,尽量挽救,不去伤害。对同志,对上下级,更是以诚相见,和谐相处,和为贵、忍为高”。面对夏志宽咄咄逼人的责难,他沉着淡定,对其借“反腐”之名整治异己和下手整自己的行径早已心知肚明,但始终不露声色,虚以周旋,对其“采取了白脸策略和迂回战术才得以自保”,但他并没有躲避,而是暗中调查取证,把握分寸,“据实上报”,还楚天雄清白之身,让夏志宽“告别政治舞台”,取得了反腐的胜利,真可谓是于不动声色中伸张正义,在妙不见章法中显露机巧。

再次,《黑白奇局》使用了质朴硬朗的写实手法,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它“笔力朴素道劲,寄慨遥深”,是一部“具有鲜明写实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写实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的责任感都表现得比较充分”。作者善于利用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和历时性线索来扩大叙事的张力,构建起多线索、多信息复合叙述的平台,将各种事件的发展、各种人物的关系反复交叉、穿插融合,把读者吸纳到一个新奇而又惊醒人心的审美世界中去。如反贪大员荣部长与夏志宽的同学关系,楚天雄与强薇的情人关系,都十分微妙,令人揣测。再如,李村征地的招投标问题是全书的一个焦点,各种人物的利益都在此网结,各种形象都在此现形,各种矛盾都在此集合,如沈青为民下跪,强薇的征地,夏原的强夺,李村长的反复,村民的抗拒,如何征地就成为了全书的一个关键。它使我们看到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各种矛盾的症结就在于夏志宽和他下属这样的高官的腐败。他们深藏于幕后,以道貌岸然的假象迷惑人们,为了既得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样就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曲折惊险,可见这样的情节的构制与反腐败的斗争复杂是相辅相成的。这既符合现实的逻辑性,也满足了读者的审美要求。同时小说的语言擅长运用白描的手法,在简洁质朴的描述中传神写意、穷形尽相,并多用口语化的方法来写人叙事,显得随和自然,生动幽默。

许辉: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

■书讯

近年来,小说作家许辉致力于散文创作,发表了一系列散文佳作,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散文集《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许辉的散文讲究语言、意境、思想的结合,文化意味浓厚,角度独到,视野开阔。《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是散文集《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的姊妹篇,收录了作家迈开脚步、行走天涯的近200篇散文,是作者游迹各地目光、心灵、思想的实录。作者追求的是“独立行走,独立思考,独立为人,独立看世界”的个性化理念。

《爸爸爱喜禾》:悲剧生活的乐观表达

当父亲蔡春猪把《给儿子的一封信》贴到博客之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封信被浏览数十万次,感动了无数网友,被迅速转发,近日由新星出版社以《爸爸爱喜禾》为名推出。在儿子喜禾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后,蔡春猪在微博中以自强乐观、爱开玩笑的喜禾爸爸形象,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戏剧性的细节场景,小心翼翼地绕开了悲剧的旋涡,展现出笑中带泪的乐观和对生活的热爱。

据统计,互联网目前在国内的普及率约为30%,已超过全球22%的平均水平,形成了庞大的网络社团。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网络语言社团从1997年的63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3亿多人,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如此庞大的网络语言社团,随着网络语言的应用与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网络流行文化。根据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0年出现的新词语有六分之一源自网络。这些网络制造的流行语,形成了一种网络流行文化,在表达社会情感、形成社会风向、传播新的价值观念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语言最新发展动态的风向标,网络新词语不仅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也为文学语言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来说,网络语言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扩散性。网络语言由于其时尚性和流行性,能够迅速地由网络辐射到媒体,并扩散到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如网络流行语“不差钱”一般是指自己买啥东西时有足够的钱给卖家。但是经过2009年

春节晚会小品《不差钱》的演绎,如今是什么都可以“不差钱”。如“纪录片《百花》北京将播 赵忠祥当主持不差钱”,“地产股二季业绩环比增116% 下半年开发不差钱”……词汇是网络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在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中,词汇的变化最为显著。五彩缤纷的网络词汇更容易打动和感染读者,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审美认知和审美情感,使得网络语言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年出现了大量的网络流行词语,如粉丝、酱紫、稀饭、驴友、88、菜鸟、爬虫、写手、美眉……据统计,2010年十大最流行词语为“山寨、啃老族、草根、断背、月光族、宅、房奴(卡奴、菜奴)、闪(闪婚、闪离)、秀”。这些“给力”的网络词汇,给网络语言披上了一层色彩绚丽的外衣,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

二是个性化。网络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一种,在运用过程中倾向于表达自身语言的独特的。根据学者王涛的观点,文学语

言往往有意逾越常规体式,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对作品形式加工、变形甚至歪曲,使文学作品凸显其与众不同,以达到一种文学性的效果。据统计,网络社团的主体是15岁至30岁的年轻人,他们喜欢标新立异,张扬个性。表现在使用的语言上,网络语言往往表现出得个性化十足,生动传神。例如“打酱油”,短短一个词,在不同语境里,含义多变,包含有隐喻、转喻、象征等多种手法,非常个性和活泼。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语言打开了表达一个新世界、新时代的大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来自网络的词语在构词上十分生动活泼,表现了老百姓丰富的语言能力”。从另一方面来看,网络语言推动了语言的更新换代,肯定了新生代语言体系在公共平台上的地位。

三是游戏化。和追求精确无误的科学语言不同,网络文学语言具有含混性和游

网络语言:扩散·个性·游戏

□林国丽

戏性,能给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如故意使用错别字,把“版主”写成“版猪”,“美女”写成“霉女”;或肆意扭曲词语,用“偶像”表示“呕吐的对象”,“神童”表示“神经病儿童”等等。我们知道,失去了意义的含混,僵硬的词语本身并不能留给读者想象的余地,只有具备了可延伸的可能性,文学语言才能保持自身独特的语言魅力,才能耐人寻味,符合大众的审美期望。此外,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读者快餐化的阅读习惯使得文学语言越来越多的与图像相伴而生,而有些语言干脆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形色彩,例如,“囧”像是一个人的表情,眉毛低垂,沮丧无奈。语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折射了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征。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会折射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语言的发展过程是在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包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语言的生产具有很强的激发性,如果成功,那么在不同的文化门类中,势必激发新的语法和表达结构,对各种文化作品均造成巨大冲击。网络文学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一种,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